

随笔

戈雷厚画虾

徐建宏



我与戈雷厚先生认识时间不长,然而交往的密集与朝夕相处,使我很快就通过日常的点点滴滴,直接进入

到他的内心世界,感知到了我自以为的那个浑厚天地。操着一口浓重雁北腔的戈兄,以生为山阴子民而自豪,说起本地的典故,如数家珍。此地胡汉交融,塞风漠俗,孤烟落日,养就了天赋的豪情与侠义。相遇之初,见到他的各路朋友,比他小的都喊五哥。

一个大大咧咧而不拘小节的塞北汉子,酒酣之余或闲坐窗前,常有细细碎碎的诗句,或长或短,见诸微信,既无骄矜之气,又非专业而为,该如何定义他的行为呢?以我有限的见识,只能说是情怀。一个道桥专业毕业在公路行业干了大半辈子马上就要退休的人,历经岁月沧桑,最终把所思所想首先寄托于文字,这当中的意趣,只有一个解释:托物而言志。文字中的戈雷厚,率性不羁,天马行空,一如我们日常见到的诗酒烟花;偶尔也有些格律平仄,散漫而不成系列,又折射出对历史文化的恋恋不舍。

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,戈先生突然开始作画,而且是集中笔墨大规模地画虾。问道原由,原来是自小就喜爱临摹自然,对天生万物有着躁动不宁的描摹欲,繁忙的工作延迟了这种天赋,直到天命之年才偶显峥嵘,于是陶乎醉乎,沉浸而不觉经年。

戈氏之虾,灵动飘逸,静躁起伏,千姿百态,不拘一格,而最能反映画者心态的是许多上了纸墨的虾儿,每一只都精神抖擞,矫若惊龙,即使是一群,也像一支开赴前线的尖刀分队,翘起昂昂。对此,我曾现场点评说,意象反映画者的内在,一个心气焦枯的人是作不出这样的画的。戈兄听了,哈哈大笑。除了精神焕发的虾,也有静如处子的虾,成群结队的虾,散如星辰的虾,大小不一的虾,若有所思的虾,水墨的,线条的,混搭的,用尽态极妍来形容它们,一点也不过分。戈先生画虾,常常一画就是一整天,画好的虾挂在墙上,铺在地上,使之成为一个立体的世界。在大部分的作品上,一般都有题跋,或者用一个成语,或者是一句诗词,也有的是密密麻麻的一段话,不知所来,未明所去。

除了虾,戈先生也画山水花鸟,也要坐在桌旁不停地翻阅古今画论,俨然已经深入桃花源。有客来访,说的最多的也是画画,很少俗务。与这样的人同处一室,恍如置身芝兰丛中。

最初认识戈先生时,我送他一本书,有过简单的对话,戈先生从此与我莫逆而交,言无不尽,可能正是因为他觉得我们是一类人。后来见到他的一系列朋友以及无数的举止,又从他的画作中见证了心性,于是,我就觉得,这应该是我早已熟识的一个老朋友,只是见面有点晚了,所谓倾盖如故是也。

在我的概念中,太原的夏天是以牡丹开放为起点的。4月下旬,在太原春花花期还意犹未尽,丁香花香尚有余韵时,迎泽公园和永祚寺、晋祠公园的牡丹就开放了。迎泽公园的牡丹栽植在几十亩大的牡丹园中,穿插修建了回环往复的观赏道,既可远观,又可近赏,在盛花期你如果放一架无人机俯瞰牡丹园,恍惚间你竟分不清是熙熙攘攘的人在挨挨挤挤的牡丹中穿插,还是那牡丹花本就栽在流动的人群中。俊男靓女身着靓装眼戴墨镜,摆出各种姿势,在一株株鲜艳的牡丹旁拍照,人花竞艳,相得益彰。总之太原的牡丹那真正是为人服务的。

不等牡丹花谢,芍药也悄没声儿地开放了。芍药可不止三处,在太原大大小小的公园里冷不丁在哪儿就会冒出一丛来。这期间栽满太原大街小巷的国槐也相继开花了,说起来,槐树无论树冠和花型都不十分上眼,唯独那花香,清香醒脑提神,令人下意识地、贪婪地做深呼吸。

接着,太原街道和公园内陆陆续续有月季、玫瑰、蜀葵、木槿、荷花、芙蓉等相继开放。虽然这些花开在春季也毫不逊色,但它们毕竟开在了牡丹之后,夏季,花已不是太原的主角,太原夏季的主色调是全城几乎不留缝隙的明

味道 太原一夏

安秀堂

要说绿,首选汾河两岸。汾河自北向南纵贯太原全城40多千米,两岸的景观绿化带各宽150米左右,园林师因地制宜,顺着参差高低的河道,栽植各种适宜的花卉树木,既有原生的高大木材树,也有低矮的乔、灌、藤本植物;既有草坪、地被植物,也有应季花卉和水生植物。两岸的绿化带就像两条绿色缀花的飘带,顺着汾河飘逸逸铺展开来。两岸的绿就绿得那么立体,绿得那么富有层次,绿得那么千姿百态。不时有锻炼、休闲、观景的人,身着或鲜艳或淡雅的服装穿行其间,顿觉太原城活力无限。

汾河湿地中的芦苇和蒲草更给太原带来几分野趣和诗意。阵风吹来,绿浪翻卷,就像无数身着碧衣的仙女翩翩起舞,将柔美和壮美和谐地融为一体,美不胜收。或悠扬、或清脆的鸟鸣不时从芦苇和蒲草中传出,却只闻其声,不见其影。

太原是一个东西北三面依山,南面开口的簸箕型盆地,东西两山有九条河流汇入汾河,西南部有一个超过5平方千米的晋阳湖,人们概括为三面环山,一水中分,九河汇流,一湖点睛。一个黄土高原腹地的北方城市,竟然有了一种江南水乡的淋漓气韵。汾河水面平均宽300米,水面和绿化景观面积超过了20平方千米,比三个杭州西湖还要大。相当于在城里建了一座大型水库和人工湿地,对湿润和净化太原空气起到了巨大的作用。好多人赞美汾河带状公园是太原城的绿肺,其实岂止是绿肺,那湿地难道不是太原的绿肾吗!

太原夏天之胜,全在一条汾河。水在城中,给太原增添了无尽的灵光;城映水中,为汾河挑染了绚丽的人文色彩。太原城以汾河为南北轴线,分成东西两片,而十几座造型各异、各具特色的桥梁又把两岸不远不近地连缀起来。由于太原地理地形的特殊性,不仅宽广的汾河水面能吸热降温,三山挤压回来的气流顺着汾河河道快速流动,向南扩散。白天集聚的热能,到晚上不知不觉就消散了。所以即使在盛夏,太原也很少有那种所谓的桑拿天,昼夜温差一般很大,常常达到十几度。

如果用一个字来形容太原夏天的话,我选择“爽”,凉爽的“爽”,清爽的“爽”,舒爽的“爽”。

小说

爸爸说:“等到气温降下来,我们才能出发。否则弟弟们会中暑,我们就出不去了。”

第四章 诚实是多么好的一件事 1

他们在沙漠里面休息,小鸟从天空飞过来,这是江格尔最先发现的。爸爸在红方格床单遮蔽的凉棚下鼾声大作。江格尔对巴根说:“那些小鸟飞过来了,它们飞到了雨衣的水坑里喝水,一边喝一边往四处看。”

水坑边上站着上了马绊的毛驴乌日根和白马奎屯。

巴根说:“这些水很珍贵,不能让那些鸟喝。”海兰花说:“这么多水,鸟是喝不完的。如果鸟

不喝水,就没法在天空飞了。”

江格尔问:“它们是怎么发现这里有水的呢?”

海兰花说:“它们在天空飞着找水,白茫茫的沙漠一点水也没有。这时候爸爸做的水坑像镜子一样反射银光,小鸟可高兴了,互相转告,一起飞到这儿来。”

海兰花说得没错,鸟儿越来越多,站在水坑的边上形成一个半圆形,喝一口水,往四外看一看。再喝一口水,再往四外看一看,好像这些水比苹果汁葡萄汁还好吃。它们有黑头蓝脊背的鸟,有绿尾巴白头的鸟,有的鸟干脆全身都是白的,但是脚爪乌黑。它们一边喝水一边在水坑边跳跃,啄沙子,好像那些沙子是米粒一样。有几只鸟落在白

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

30

鲍尔吉·原野 著



《乌兰牧骑的孩子》节选

马奎屯的背上,奎屯温顺地低下头,似乎变成一个台阶,让小鸟从脊背一直走到水坑边上喝水。有的鸟飞到毛驴乌日根的背上,乌日根不高兴,它用后蹄子刨沙子,甩掉这些鸟。乌日根认为毛驴背上可以坐人,但不能坐鸟,如果一头毛驴的背上坐着一只鸟,别人会瞧不起这头毛驴。

连载

北岳文艺出版社

30

乔忠延 著



《幸福从安全出发》节选

轻手拍了拍它身上的鳞甲,那野物便闭了口,夹着尾巴萎缩下去,钻进洞窟去了。而鳞背上的那位仙女早已腾空而起,飞上山巅,骑到那红鬃烈马背上了。

这仙女不是别人,就是那梅花鹿的真身。她是天宫的伏凶仙子,天帝派她下凡救助尧王。那阔地上安闲漫步的梅花

鹿正是伏凶仙子的化身,人们喜欢叫她鹿仙女。

鹿仙女降落到人间,满眼新鲜,及至白龙马驮着尧王过来,她简直看呆了。那马跑得飞快,如天上的疾风,又如疾风裹着的流云,马背上的尧王更为罕见,目光闪烁,英俊果敢,哪一位天神也无法与他媲美。鹿仙女见了这么美貌英俊的男儿,不禁动了爱心。降服了恶蟒,她没有返回天宫,飞上山巅,让红鬃烈马当了坐骑。

不一会儿,白龙马到了,尧王翻身下马,对着鹿仙女施一大礼,感谢她的搭救之恩。鹿仙女下马扶起了他。起身抬头,尧王和鹿仙女目光对了个正着,尧王的脸红了,何况鹿仙女呢!

一股爱慕之情从尧

王心中荡起,要是有这么一位神力无比的女娘辅佐自己,帮助民众降服猛兽该多好啊!只是,他难以贸然出唇。还是鹿仙女打破了两人的沉寂,她说:“大王要不嫌弃,就留我在身边侍奉你吧!”说完,双手掩住了粉红的脸面。

尧王连忙说:“孤王求之不得,哪敢嫌弃!”

三日过后,是个吉日,尧王和鹿仙女结缘成婚。新房在鹿仙女居住的山洞,就是庄子《逍遥游》里写下的那个神居洞:“藐姑射之山,有神人居焉,肌肤若冰雪,绰约若处子。不食五谷,吸风饮露。乘云气,御飞龙,而游乎四海之外。其神凝,使物不疵疠而年谷熟。”说不定庄子笔下的神人就是鹿仙女。

乡愁

吃饭

高海平

以前的村民吃饭简单,通常一日三餐。早上起来,男人担水扫院,然后下地干活,女人在家拾掇、做饭,十点来钟吃早饭。饭菜也简单,米汤、馍馍,早年吃食比较贫乏,多数时候是窝窝头,炒个酸菜,调碟咸菜。饭后,男女都要下地干活,一口气劳作到下午四五点才吃第二顿饭。这顿饭比较扎实,一般都是干面,不管是白面,还是杂面,手擀刀切,菜依然简单,烧好的辣椒油,炒好的酸菜。

夏天,村人会在每座院子外面的石阶上吃饭,端着一大碗面条各自坐在石墩上吸溜得山响。饭吃完了,空碗放置一边,开始聊天,不管隔得近还是远,只要能听见便山南海北地侃侃。早在周围捋摸半天的鸡们,趁此机会在空碗里啄个不停,其实已经没有任何可以啄食的东西了,还要不死心地做着努力,主人看见了,也只是顺手一挥,嘴里喊着:去!主妇出来了,佯装不悦,念叨着,吃完饭也不说把碗送回来,没完没了有啥说的呢,便收取碗筷回去洗了。不一会儿又出来了,这次是端着一大盆子泔水,要喂猪圈里拼命叫唤的猪呢。

我曾经有过吃大锅饭的一段经历,时间不长,后来不知什么原因散了。那是在我家搬到新宅以后,食堂在大队所在地。到了饭点,村民去打饭。我印象比较深的有小葱拌豆腐、凉拌菜,村里人不兴炒菜,比在家里吃得好。

遇到下雨天,尤其是连绵不断的秋雨,在家里实在待得无聊,就披上雨衣到村里游门,也就是串门。进院时,有意把泥鞋在门槛上刷蹭刷蹭,这才进门。主人热情相迎,一锅旱烟准备好了,递过来,抽吧。接过烟袋锅子,顺手抹一把烟嘴,抽了起来。屋外的雨随着窑顶水眼哗哗地流到院里,正下方接了水桶,声音格外响亮,叮咚声如同山泉。主人听水桶的声音就知道水满了,赶紧下炕出去把水倒进一口大缸里,再接上。

吃饭时间到了,游门的人还没回来,必须大声呼叫。我当年多次撕扯着嗓子叫爷爷吃饭。住在老院时,站在院边喊,搬迁到新宅后,从院子出来走到场畔上喊,声音全部灌进沟里,合村人都能听到。不一会儿,爷爷吭吭几声进了院门,赶紧舀碗。



《午间》 辛俊伶 作

故事